

瞠目：亲身经历撰写《精品离家出走指南》

“90 后”：我离家出走这一年

编者按

5 天前，宁波市某派出所一天之内接到了两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报案，一个女孩 11 岁，一个男孩 10 岁。两天后被找到的孩子们却不愿回家，因为回去很寂寞。

10 天前，离家出走的 16 岁贵州女孩小毛被父亲无意中撞见，才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的流浪生涯。

两周前，14 岁的郑州少年小桐因为体育课蛙跳成绩不合格，被父亲责骂而离家出走。

一个月前，15 岁的吉林女孩嘉琦因为在网上“偷菜”被母亲打骂离家出走，身上甚至没带钱。14 岁的安徽少年小毅出走之余还带

走了两个同校的“小弟”，这已经是他第 9 次离家了。

未成年人的离家出走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“轻松”，这些“见多识广”的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出走的各种“必备”条件：他们可以通过伪造的身份证件躲避家人和警方的搜寻，租住在疏于管理的城中村，流连于登记制度形同虚设的网吧，他们甚至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一起出走的同伴……

今天，我们就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孩子，而在于漏洞百出的成人世界。

如果挨着自己地摊儿卖狗的“同行”不是警察家属，宋钧现在可能还揣着假身份证“漂”在北京。这个离家出走的 17 岁少年，在一年的“流浪”生活意外结束之后，往博客里贴了一篇颇有“技术含量”的《90 后精品出走指南》——

出走 垃圾场里“捡”身份证

宋钧从家乡内蒙古到北京那天是正月十三，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出走少年那样，在迷茫和彷徨中寻找一个临时的容身之所，等待他的是天通苑附近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“鸽子楼”，这是他出走之前通过租房网站订下的房子，月租 180 元。

对于离家出走的原因，宋钧轻描淡写：“在学校混得不好，父母净忙工作，自己出来闯闯。”他的出走几乎可以算是“有计划有步骤”地进行的，想法酝酿了半年，具体着手准备则从离家前的半个月开始。离家那天，除了这些天攒下来的 3000 元钱，还有“好几张身份证”；如果没有这些假证件——宋钧的出走生活将会寸步难行，起码连去正规网吧上网都办不到。

给宋钧办理“身份证”的是在街边儿喷涂“办证”广告的假证贩子。“我办的时候一代证 80 元，二代证 140 元，”宋钧说。不过，这种方式他并不推荐，因为经过亲自实践，宋钧觉得这些在街头巷尾发小广告的假证贩子太多，速度慢，质量也没有保障。

和网络格外亲密的“90 后”们更习惯用互联网解决问题。“用搜索引擎搜索‘出售个人信息’就能查到许多渠道，主要有汽车 4S 店车主信息、保险公司客户信息、电视购物客户信息等，他们会给你先看一张照片，上面是挡住身份证号的复印件或原件”，宋钧说：“一定要先看样品再打全款。”

他还摸到一个能便宜搞到“真”身份证的地方——垃圾场。“那附近有许多拾荒者，他们会捡到不少，主要是小偷偷完钱包，把钱拿走，钱包扔了，身份证变为垃圾流出，给他们 5 到 10 元就能买到一张。”

搞到“身份证”只是第一步，接着宋钧用假身份证成功办到了“真”暂住证，并且办了两次。“钢印在桌子上，自己盖；然后说身份证号，里面的人就给你往电脑上打，看一眼证件上照片是不是本人，就把身份证甩回来了”，宋钧说，“城中村的治安员专业知识差，辨别不出证件真假，容易蒙混过关。”

有了“真”暂住证之后，宋钧



就不再带那些假身份证了，“真的比假的好使，好多地方都认暂住证。”

藏身 20 元钱过一个星期

因为钱不多，宋钧只能尽量找便宜的房子。他所说的“鸽子楼”是一户城中村居民把自家的三层小楼分成多个隔间，供外来人口租住，水费不要钱，电费 1 块钱 1 度，没有卫生间。他住在最顶层。

与此同时，宋钧远在内蒙古的父母正想方设法寻找失去消息的儿子。警察、私家侦探、亲朋好友……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，甚至用卫星定位儿子的手机。可是为了躲避父母的寻找，宋钧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手机。为了避免被发现，他也不再登录自己原先的 QQ 号和各种论坛账号，“因为一旦报警，所有的公司可能都会配合警方的调查，再登录的话很容易被发现。”就这样宋钧藏匿了将近一年。

很快，生活最粗粝现实的一面摆在了宋钧面前。衣柜、桌子、储物柜和一个电磁炉就是他置办的全部家当。家具都是从附近的白坊市场淘回来的二手货，桌子只花了 40 元钱。

住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吃。宋钧最常用的办法是到市场里买外卖的成品菜，“一般一套两个菜，5 元左右，再加上 1 元两个的馒头，每日花销可以控制在 15 元

之内。”而他最理想的方法则是从附近的大学搞一张学校食堂的饭卡，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。

即便如此，离家后不到一个月，宋钧就花光了所有的钱，卖手机的 500 元钱全都交了房租，最“惨”的时候他一个礼拜只花了 20 元钱，每次吃一个 5 元钱的盒饭，“吃不饱也得忍着。”

于是，他开始试着寻找工作来养活自己。

糊口 第一份工作白干半个月

宋钧发现，像他这样离家出走的孩子，没有学历，只能在工资 2000 元以下的工作里找活儿干。

宋钧在电脑城里挨个摊位转过去，只要有招聘的牌子他就上去问。可是几次都被挡了回来，“不招男的”、“年纪太小”、“戴眼镜”、“没经验”……宋钧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“毛病”呢？最后，他总算找到了一份帮人卖电脑配件的活儿。

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只维持了半个月，宋钧就被老板开了。原因是他卖错了店里一件东西，让老板损失了 20 元钱。老板一句话，他就得走人，甚至工资也没拿到。“老板说不到一个月就没钱，再说我怎么申诉？没有合同，而且就我那身份，我说我是谁啊？”现实给他上了不怎么美好的一课。

干了半个月活，却没有一分钱

工资，宋钧只好跟朋友借钱，前后借了 700 元。“那时候实在过得不好，”他回忆说，“不过我都还上了！”宋钧强调。

在他的《出走指南》中，宋钧加上了这样的建议：“找工作一定要到正规一些的地方去找，比如小商品市场、电子产品市场等，千万不能相信街边、电线杆、小职介的广告，假的太多，工作前的承诺不能兑现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如果你办了本科学历的毕业证，像什么中大啦、链家啦，这些房产中介也不错，工作也有保障……”

相比第一次的惨痛教训，最后一份工作让宋钧觉得非常满意。这次他改卖手机了。新工作有工资和奖金，一个月能到手 2000 多元钱，虽然没保险，但是每个月老板会请大家聚餐。说起这份工作，他有点兴奋：“3 个销售里我的业绩能排第二吧，老板夏天净请我们吃冰棍儿了，店里的人像一家人一样。”

不过，这份“理想”工作宋钧也只干了两个月，因为他被真正的家人找到了。

尾声 被警察“忽悠”了

宋钧的出走故事有一个略带戏剧性的结尾：“我就是被他忽悠了！谁知道他是个警察？”

在没有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宋钧就靠在天桥上摆地摊养活自己。他经营的买卖有两项：一是卖

小朋友们玩的雏鸡，二是卖些廉价的小饰品。雏鸡从宠物市场批发一只 4 角钱，通常能卖上两三元；小饰品则从石家庄订货，最多时一天卖了 146 元，最少时只有 10 元钱。让他颇为自豪的是，摆摊的七八个月里，从来没被城管抄过。

挨着宋钧的摊儿是家卖宠物狗的，这家摊上有时候会过来个年轻人跟宋钧聊上几句。时间久了，两边渐渐熟起来，宋钧就和隔壁的“同行”交了心。“他们就知道我是自己跑出来的了。”宋钧回忆说：“谁知道那小子是个便衣？”现在说起这件事，宋钧仍然有点不爽。就这样，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，宋钧的家人找到了他。

“出走会让生活艰辛、艰苦，难过永远相伴生活的左右，你是否有那个毅力让自己处于饥寒交迫之中？是否可以忍受对亲人的思念？还有更多更多你想不到的苦……如果你忍受不了其中任何一项，就别出走了。”这是宋钧给自己的《出走指南》写的总结，现在，他已经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，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。（文中宋钧为化名）

调查手记

假如……

在采访过程中，已经有同事提示我，详细介绍这样一个故事可能会有“教唆”孩子们离家出走的嫌疑。的确，即便曾经忍饥挨饿白给老板打工，但宋钧的经历仍然算是众多出走故事中较为光明的一个。而事实上，大多数出走的孩子都不会像宋钧这样目标明确、幸运地碰上了还算不错的老板，并且偶遇了一名极负责任心的警察。

一个已经在路上的人这样劝诫后来者：不要轻易离家出走！这两年来，身边许多朋友都把自己给毁了，女孩堕落，男孩犯罪，好多！特别是 18 岁以下的兄弟姐妹……

而我们想说的是，假如父母能和孩子多一点沟通，假如没有这么多获取假证件的便利渠道，假如房东和老板们多核实一下孩子们的个人信息……也许宋钧的故事就能提前结束了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